

紀昀仕宦對於著述之影響

黃瓊誼** 王鵬凱**

紀昀（1724-1805）有名於世，因此有關他的生平事蹟，不乏專書或專文介紹。¹筆者透過前賢研究的成果，對紀昀一生的際遇有了更清楚的認知，也瞭解到紀昀的著述和他一生的仕宦際遇確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甚至可以說是影響紀昀一生的著述，最顯著的就是他仕宦的浮沈。

今日可見紀昀的詩文，有極多份量是爲了博得帝王歡心所作的賦、雅、頌、御覽詩、恭和詩等詩文，也有爲兒孫輩制藝而做的館課詩以及一些應酬的文章。今就《紀曉嵐文集》所收詩文，統計列表如下²：

文集

卷數	體裁	篇數
一、二	賦	24
三	雅、頌	4
四、五	摺子	41
六	表、露布、詔、疏	6
七	論、記	6
八、九	序	64
十	跋	13
十一	書后	24
十二	策問、書	10
十三	銘	117
十四	碑記、墓表、行狀、逸事	8
十五	傳	10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講師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¹ 如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附錄〈紀曉嵐年譜〉，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曹月堂，〈紀昀評傳〉，《北京社會科學》，1995：3。高明，〈紀昀評傳〉，《大學文選》，1967：5。賴芳伶，〈紀曉嵐(紀昀)這個人〉，《中外文學》，1976：12。盧錦堂，〈紀文達公年譜〉，《中國書目季刊》，8：2，1974.9。

² 統計數字依據張輝〈紀昀詩文創作成就淺探〉一文(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3：2)。

十六	墓志銘、祭文	27
----	--------	----

詩集

卷數	體裁	篇數
一～四	恭和聖制	193
五～八	御覽詩（丙子春帖子、二巡江浙恭紀三十首、西域入朝大閱禮成恭紀三十首、御試土爾扈特歸順詩回部凱歌十二章謹序、三巡江浙恭紀二百韻……）	119
九～十三	三十六亭詩（題詩贈別交游吊古抒情與南行雜咏等作）	339
十四	烏魯木齊雜詩	160
十五～十六	館課存稿	167

除了這些爲自己、兒孫輩前途所做的作品外，能展露自己真性情、真才情的〈南行雜咏〉諸詩以及一百六十首的〈烏魯木齊雜詩序〉也都是脫離不了因仕宦浮沈而作。此外，代表著他學術成就的《四庫全書總目》，也是由於任四庫館職的機緣。今就其登進士第後之翰林時期、任福建學使、漏言獲罪西戍、任四庫館職等幾個階段，分別論述如下。

一、翰林時期

紀昀在他 31 歲那年(1754，乾隆 19 年)學進士，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不僅從此開始了他仕宦的生涯，也可以不再將精力放在應試科舉上，自此開始了他「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的創作生涯。在此之前雖然人稱紀昀「少工詞賦，燭皇博麗，能爲班、馬之文」³、「少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⁴，但可惜，除了丁母憂時，因居喪多暇，整理舊業，所編纂成《玉谿生詩說》一書可見外，留下的創作不多。自登進士之後，正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意氣風發之餘不免

³ 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卷 23，（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下冊頁 729。

⁴ 江藩，《漢學師承記》卷 6，（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93。

與天下名流相唱和，紀昀自述這一段春風得意時期的情形：

余初授館職，意氣方盛，與天下勝流相馳逐，座客恆滿，文酒之會無虛夕。⁵

昀早涉名場，日與海內勝流角逐於詩壇文間，兄則恬退寂寞，杜門與三數同志晨夕講肄而已。⁶

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⁷

余自早歲受書，即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⁸

這一時期仕途的得意，讓紀昀和當時享譽北方詩壇的宋弼、董元度、邊趙珍、戈濤、李基塙等齊名，甚至還博得「紀家詩」之稱⁹，同時也與王昶、王鳴盛、翁方綱、錢大昕等友人，亦多唱和。只可惜這一時期與之前的作品，只少數見存於其孫紀樹馨所補輯的《紀曉嵐遺集》中。原因或許一來是紀昀的習性使然，如同他的朋友門生等人所言「即曉嵐同唱酬者數十年，而其詩不肯自錄成帙，今所刻者，其孫所補輯耳」¹⁰、「生平未嘗著書，間為人做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¹¹、「公著述甚富，不自哀集，故多散佚」¹²、「作古文，稿多散棄」¹³，紀昀對其所做文稿不甚保留之故。二是紀樹馨補輯時取捨的標準，或許如同王昶所言「黼黻升平，甄綜群籍，故其應制之作爲詞苑所宗，而於尋常所著不復珍惜成編」¹⁴，看重的是應酬皇帝的詩文，所以對這些「尋常所著」就「不復珍惜成編」。

⁵ 〈翰林院侍講寅橋劉公墓志銘〉，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348。

⁶ 〈怡軒老人傳〉，前揭書，頁 325。

⁷ 〈姑妄聽之序〉，前揭書第二冊，頁 375。

⁸ 〈鶴街詩稿序〉，前揭書第一冊，206 頁。

⁹ 〈題從侄虞惇試帖〉自注「試帖多尚典瞻，余始變爲意格運題，館閣諸公每呼此體爲紀家詩」，前揭書第一冊，495 頁。

¹⁰ 翁方綱，〈坳堂集序〉，《復初齋文集》卷 4，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5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22。

¹¹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頁 729。

¹² 阮元，《紀文達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頁 727。

¹³ 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八，咸豐 8 年（1858 年）有嘉樹軒本，頁 76。

¹⁴ 《湖海詩傳》卷 16，續修四庫全書第 1626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

在清人筆記「如《冷廬雜識》卷二、《笑笑錄》卷六都說他曾作京官詩數十首，而《遺集》中卻一首未收，又洪亮吉說他曾作《惜春詞》六首，而《遺集》亦不見。由此推之，紀昀詩作之遺失可能數倍於《遺集》所收者。而其散逸之作，似乎較之所存者更有價值。且看清人筆記中所載《小軍機》一首便知……在紀昀筆下的小軍機，在自己家裡，他是「主人如虎僕如狐」，到了軍機處則是「中堂如虎他如狐」了。這是多麼惟妙惟肖的一幅漫畫啊！這樣的詩和他那些頌聖的詩相比，不啻判若兩人所作」¹⁵、「那些『盈箱累筐』的書信，收在文集只有六札，就連法式善極為欣賞的諸老尺牘，如戴東原、王昶、王鳴盛、錢大昕、翁方綱、朱珪、彭元瑞、劉墉等人的書信，也一札未收。倘若將這些書札編為《閱微草堂尺牘集》豈不洋洋大觀！對於研究當時的學術以及紀曉嵐的交游等等，其史料價值是何等重要啊！然而，這盈箱累筐的書札，後人卻未能一睹，不知佚之何處，豈不惜哉！」¹⁶。孫致中等人在校點《紀曉嵐文集》的前言也指出這些創作的失收，會造成紀昀的形象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收在《遺集》中的詩文，大約十不足一，這由他同時代人的記述，尤其是朋友和門人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實。《遺集》所收，晚年之作居多，而壯年尤其是青年時代的作品卻甚少。這固然是因為後人搜集先人的作品，晚年之作易見而青壯年之作難得，也可能因為紀樹馨以為那些應酬上層人物尤其是應酬皇帝的詩文，乃是自家先人的最高榮寵，故《遺集》收之甚多，而那些戀人思友、抒情喻志、贊花月之美好、抒胸中之忿懣的真情之作，尤其是描寫世態、諷刺社會醜惡的篇章，則收之甚少。譬如，不少的同代人都說他曾作《京官詩》數十首，而只存一首諷刺詩《小軍機》賴清人筆記以存，《遺

¹⁵ 〈紀曉嵐年譜〉孫致中等按語，《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481。

¹⁶ 〈紀曉嵐年譜〉孫致中等按語，《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481。其中「『盈箱累筐』的書信」是法式善在〈閱微草堂收藏諸老尺牘跋〉所說的「香林郎中以閱微草堂收藏尺牘長卷見示，與余意同，且命之跋。嗚呼，是真能不忘其先人者矣！文達公讀書萬卷，歷官清要五十餘年，熟悉朝家掌故，中外請益問字者，日凡有幾，計其往來箋素，蓋盈箱累筐矣」（《存素堂文集續集》卷2，《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集》則不一見。由於紀樹馨的去取標準所致，給讀《遺集》的讀者一個印象，似乎紀曉嵐只會寫那些拍皇帝老子馬屁的詩文。公允地說，據此描繪紀曉嵐的形象，是不完整、不全面的。¹⁷

除了「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外，因科舉方增試律詩，這一時期的紀昀也專注於《唐人試律說》、《庚辰集》的編纂，以方便督課子姪輩，尤其對《庚辰集》又評又註，以示兒輩學試帖者，足見栽培後輩之用心。筆者推測或許因此而引發紀昀對唐宋詩之爭的關注，他展開了評點唐宋諸詩人之作，除了編《張爲主客圖》，另有〈書韓致堯翰林集後〉，繼而點閱《香奩集》，作〈書韓致堯香奩集後〉、〈書八唐人集後〉。也開始評閱《瀛奎律髓》。又刪正《才調集》，點論李義山、黃山谷詩集，輯《唐人詩略》八卷。我們看他評點整理過的書，正是有意圍繞對祖唐宋兩派的評價而開展的，紀昀欲對唐、宋詩之爭「屏除門戶，一洗糾紛」¹⁸、「析詩文流派之正僞」¹⁹的用心，在這一時期已經悄然地進行了。

此期，紀昀人生另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是在乾隆 21 年時，因汪由敦、裘曰修二公之薦，與錢大昕纂修《熱河志》，進而即令扈從熱河。途中紀、錢二人作了大量恭和的御制詩。紀昀做〈恭和御制秋日奉皇太后幸口外行圍啓蹕之作元韻〉、〈恭和御制懷柔縣元韻〉、〈恭和御制遙亭行宮對雨三首元韻〉、〈恭和御制出古北口詠古元韻〉、〈恭和御制至避暑山莊即事元韻〉、〈恭和御制晚荷元韻〉、〈恭和御制熱河啓蹕之作元韻〉、〈恭和御制山店元韻〉、〈恭和御制朝嵐元韻〉、〈恭和御制都爾伯特台吉什阿噶什來覲封爲親王詩以紀事元韻〉、〈恭和御制入崖口元韻〉、〈恭和御制雨獵元韻〉、〈恭和御制九月朔日元韻〉、〈恭和御制霜元韻〉、〈恭和御制行圍即事元韻〉、〈恭和御制九日侍皇太后宴並賜內外王公諸臣食即席得句元韻〉諸作進呈，二人得「天語嘉獎，由此館中有『南錢北紀』之目」²⁰。在當時紀昀只是一

¹⁷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

¹⁸ 〈獻縣學案〉，《清儒學案》第 4 冊卷 80，徐世昌，世界書局，1962，頁 1。

¹⁹ 《紀曉嵐遺集》序，阮元，《紀曉嵐文集》第三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727。

²⁰ 〈錢辛楣先生年譜〉，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1997，頁 14。據《大清畿輔先哲傳》卷 23〈紀昀〉所言，早在乾隆 12 年紀昀於

個小小的庶吉士，若非有這一次際遇，而且有這些今日看似無聊的作品，方能在眾多的臣工中，得到乾隆的青睞，讓乾隆留下「學問素優」²¹、「文學尙優」²²的印象。所以這算是一次嶄露頭角的際遇，讓紀昀得到乾隆的歡心，也對他日後的仕途與事業（編纂《四庫全書》），有其一定的影響。雖然因此才有出頭的機會，但加上日後紀昀仍有許多的這類的作品²³，讓人容易認為他是逢迎拍馬之人，屬於「文學弄臣」之流，或許也讓乾隆認定紀昀所長也僅在文學、學問而已，這也許是紀昀這類舊時代文人的宿命與悲哀吧！

二、任福建學使

乾隆 27 年紀昀受命視學福建，10 月出都赴福建學政任。一路由北京南行福建之際，創作出 77 題 101 首的〈南行雜咏〉一組詩。全組詩記錄了辭別帝京攜家南行一路之上，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所產生的種種情感，以及描寫不同地域的風景、風物。全作內容包含了「行」中所見與「行」中所思，有懷人思友、抒情寫志、留連風景、弔古傷今等龐雜的內容，故而名曰〈南行雜咏〉。

由於出任學使這個際遇，讓紀昀這個一直生活在華北平原的人，才有機會領略、感受、浸潤到江南煙雨不同地域的風貌。這種視覺上的震撼，激發創作的靈感，讓紀昀文思泉湧，透過生花妙筆將這南北不同的沿途風光生動地描繪出來，其中如〈富春至嚴陵山水甚佳〉、〈灘河謠〉、〈阻風野

鄉試中即和朱珪因主試官阿克敦、劉統勳「以得人賀，遂以二人名上聞，昀之受知自此始」。但筆者以為真要能讓乾隆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個庶吉士呈上作品要比一個舉人的名字來的深刻多了。

²¹ 乾隆 33 年（1768），紀昀授貴州都勻府知府，乾隆立即下諭以四品銜，仍留庶子任。理由就如嘉慶〈御賜碑文〉中所說的「遂荷先帝特達之知，獨蒙學問素優之譽。一麾出守，劇任恐掩佳才，四品加銜，殊恩特邀破格」（《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3），在此可以看出乾隆對紀昀學問的賞識。

²² 紀昀曾向乾隆提出軍國大政的建言時，遭乾隆斥曰「朕以汝文學尙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天嘏，《清代外史》，收入《滿清稗史》上冊，（北京：中國書店，1987），頁 20。）

²³ 如乾隆 36 年遇赦由西域歸返，迎鑾於密雲，御試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詩，立成五言三十六韻以進，得旨優獎，授翰林院編修。這類作品讓紀昀能得到君上的賞識，但也讓他陷於逢迎拍馬之人的印象中。

泊〉、〈過嶺〉、〈建溪二十四韻〉等浙江山水詩作，都是寫出足以和吳均的〈與朱元思書〉兩相對照、比美的山水詩作。除了山水詩作外，全作還包含抒情詩、敘事詩、哲理詩、寫景詩、議論詩等詩作，都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簡而言之，全組〈南行雜詠〉的藝術特色有以下三點：一、博采眾長，直抒性靈，妙在理趣。二、意境遼遠，氣勢奮騰，妙照自然。三、語言生動活潑，形式多樣。²⁴所幸這一組〈南行雜詠〉被保留下來，讓紀昀除了應制唱和的御覽制詩和無病呻吟的館課詩之外，得以有真實情感與思想的詩作傳諸後世。這些抒寫性靈，醞釀深厚的詩作，讓「紀家詩」、「直而不佞，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模前人，罔不與古相合」²⁵、「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霅」²⁶的說法得到印證，也讓我們能在紀昀學者的面貌之外，也看到了他為學者盛名所掩詩人的一面。更何況福建學使這近兩年的一番際遇²⁷，也增添了《閱微草堂筆記》創作的內容，該書 1172 則²⁸的記載中，就有三十多則有關福建人物風俗的記載，不失有社會史料的價值。

三、漏言獲罪西戍

紀昀自乾隆 29 年丁憂北歸，到乾隆 32 年服闋，主要的學術活動為開始點論《蘇文忠公詩集》。之後補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主要的學術活動為刪浦起龍所注《史通》，並奉詔續修鄭樵《通志》。直至乾隆 33 年 7 月，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獲罪，旨籍其家。因見曾孫盧蔭文為紀昀婿，乃循私漏言，事發，革職戍烏魯木齊（迪化）。這是紀昀仕途中最嚴重的打擊，此番遠謫新疆，直至乾隆 35 年 12 月，高宗才下旨釋還。

此番際遇對紀昀的影響有二：一是心境上的轉折，由早年入詞館時的意氣風發，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一變轉為深沈落寞。此期的詩作「陽關

²⁴ 劉樹勝，〈紀昀《南行雜詠》的藝術特色〉，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1 卷 2 期。

²⁵ 阮元，《紀文達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頁 727。

²⁶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4。

²⁷ 自乾隆 27 年底至福州，到乾隆 29 年 8 月，父辭世，旋丁憂北歸，近兩年任期。

²⁸ 以嘉慶 5 年刊本為例，目錄所載的則數統計為 1281 則，實際點數的則數是 1172 則。

西出二載餘，歸來再直承明廬。艱難坎坷意氣減，閉門漸與交游疏」²⁹、「人生快意果有失，一蹶萬里隨戎旃。……玉門誰料竟生入，鳴珂又許趨仙班。歸來展卷如再世，羊公重認黃金環。少年意氣已蕭索，傷禽寧望高飛翻。但思臣罪當廢棄，驂鸞忽躡蓬萊巔。」³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³¹、「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游少，祇爾多情共往還」³²、「萬里從軍鬢欲斑，歸來重復上蓬山。自憐詩思如枯井，猶自崎嶇一硯間」³³，在在都透露出遇赦罪人在九死一生後蕭索、落寞、感慨的心境、心態。這並非短暫的心境轉變，在因罪謫戍的日子裡，相信紀昀對君主恩威的難測、宦場的險惡與人情的炎涼有了較為真切的體會，此後紀昀有了和以往不同的人生觀。直到晚年的紀昀還依然有著君主恩威難測、宦場險惡的感慨，雖然新疆歸來之後，紀昀仕途再無波折，但其晚年的自輓詞仍稱「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³⁴，足見他心境一如柳宗元所說的「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時時地戰戰兢兢、憂懼戒慎。他也從早年「座客恆滿，文酒之會無虛夕」，到之後如他門生的描述的「性耽闕寂，不樂與名流相爭逐，公退後，閉門獨坐，沖然自得，平靜也又若此」³⁵、「河間先生典校秘書廿餘年，學問文章，名滿天下。而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餘，焚香掃地，杜門著述而已」³⁶、「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

²⁹ 〈松岩老友遠來省予偶出印譜索題感賦長句〉，《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8。

³⁰ 〈己卯秋錢塘沈生寫余照先師董文恪公為補幽篁獨坐圖今四十年矣偶取展觀感懷今昔因題長句〉，《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9。

³¹ 〈有以八仙圖求題者韓何對弈五仙旁觀而李沉睡焉為賦二詩〉，《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9。

³² 〈辛卯六月自烏魯木齊歸囊留一硯題二十八字識之〉，《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7。

³³ 〈辛卯十月再入翰林戲書所用玉井硯背〉，《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8。

³⁴ 〈槐西雜誌〉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261。

³⁵ 〈紀曉嵐師八十序〉，《四一居士文抄》卷四，汪德鉞，《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 12 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332-333。

³⁶ 《姑妄聽之》盛時彥跋，《紀曉嵐文集》第二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491。

不喜才人放誕，詩社酒社，夸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³⁷，無論是「性耽闕寂」或是「天性孤峭」、「天性孤直」，都和他早年的熱情洋溢，顯然大大地不同，足見這次遠謫新疆對他影響之深遠。

此番際遇造成紀昀心境上的轉折，對其著作有著莫大的影響。在他西歸之後 48、49 歲這兩年，可以說是他評點詩文集的豐收期，《紀評蘇文忠公詩集》、《紀評文心雕龍》、《瀛奎律髓刊誤》、《玉台新詠校正》諸書都是在這兩年中完成評點。而這兩年也正是他獲罪謫戍烏魯木齊，遇赦還京後的時候，大約此時交游疏淡、門前冷落，備嘗炎涼世態、寂寞酸苦之味，反而讓他能專注於著述，這未嘗不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呢？

此番際遇的另一項影響則是紀昀創作了一組極具社會史料價值的邊塞詩〈烏魯木齊雜詩〉160 首。全作分為風土 23 首、典制 10 首、民俗 38 首、物產 67 首、瀏覽 17 首、神異 5 首等六部分。內容涵蓋了市鎮建築、地形氣候、農事習俗、水利灌溉、典章制度、歌舞婚嫁、茶藝飲食、民族相處、瓜果花卉、礦產冶煉、水產狩獵等西域各方面的生活風貌。一如〈南行雜詠〉，紀昀面對著新疆事事新奇的異域奇景，激發他寫作的熱情。但紀昀身為遣戍廢員，罪廢之餘，故在戍所夙有戒心，怎敢明言賦閑吟詠，怠於公事，甚至膽敢發洩怨望不滿而招致詩禍？因此只能詭稱於巴里坤至哈密這三百餘里間，寫出這 160 首詩，正如「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意：

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鞅掌簿書，未遑吟詠。庚寅十二月恩命賜還。辛卯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述舊游，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銓次，因命曰 烏魯木齊雜詩。³⁸

這些詩不僅文學價值很高，也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錢大昕在該組詩的跋中就說道：

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藉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

³⁷《閱微草堂筆記》盛時彥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

³⁸《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595。

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³⁹

「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無鬱轡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指出了這組邊塞詩的文學成就和獨特風格，既有唐代岑參、高適、李頎、王翰等人邊塞詩的神韻，而又與其不同。既有他們的雄渾悲壯，然其中並無思鄉悲怨、觸景生情之作。其中的差別就在於該組詩表現出評定新疆回亂大一統後的「大清氣象」，一如紀昀於序中所稱「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將欲俾寰海外內咸知聖天子威德邈隆。開辟絕徼，龍沙蔥雪，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為耕鑿弦頌之鄉，歌舞游冶之地」⁴⁰，詩中真實、生動地描寫出新疆的風土民俗和欣欣向榮的景象，抒發了詩人豪邁、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又因為「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以往詩中孤城、砂磧、沙場、刁斗等意象，都不再是虛構有著隔膜的名詞，這在當時詩壇流派中，無論是思想和藝術上都獨樹一格，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該組詩對清代西域詩，特別是流人西域詩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洪亮吉的〈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林則徐的〈回疆竹枝詞〉二十四首都可明顯看出效法紀詩之痕迹。

此外「風土人物，歷歷可見，……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該組詩所蘊藏的豐富史料價值，「真實而全面地展現了十八世紀中後期西域邊塞地區的生活畫面，是絕妙的邊陲風俗畫卷，甚至可稱之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以詩歌形式寫就的有關西城風情之微型百科全書」⁴¹。該組詩本身的記事寫實性就很強，而且每首詩後都加有自注，以說明詩意。是以烏魯木齊為主，新疆社會的真實寫照，因此是研究乾隆中期新疆社會的重要資料。其所包含的史料有：戶民的構成、戶民的土地占有情況、市場糧價、商賈的活動、社會文化生活、軍屯法規、遣犯的生活及其逃亡情況、昌吉遣犯起事等方面的史料⁴²。而且，紀昀不是光會歌功頌德，也

³⁹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610-611。

⁴⁰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595。

⁴¹ 黃剛，〈論紀昀的西域邊塞詩〉，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1。

⁴² 王希隆，紀昀關於新疆的詩作筆記及其識史價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5：2。

能根據他的觀察，反映新疆當時各項政策的利弊，並提出了有利開發、建設新疆的正確見解。同時，這次際遇也為《閱微草堂筆記》增添了創作的材料，據王希隆的統計，《閱微草堂筆記》中共有關於新疆的故事 90 條，其中《灤陽消夏錄》27 條，《如是我聞》24 條，《槐西雜誌》13 條，《故妄聽之》15 條，《灤陽續錄》11 條。……這些故事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烏魯木齊的舊聞為素材，在此基礎上予以加工，託鬼神之言行以抒己見，借神異報應以行勸懲。第二類是追錄的奇異聞見，因難以解釋，故錄以備考。第三類是對當時發生的一些事件的記載。⁴³

紀昀西行與南行的兩次際遇，為後世留下了〈烏魯木齊雜詩〉、〈南行雜咏〉這兩組邊陲之風情與山水之清音的文學佳作，也讓我們看到紀昀學者形象以外的詩人風貌。此後紀昀仕途一帆風順，聖眷日隆，躋身於臺閣詩人之列，筆下就不復有山水的清音與邊陲之風情了。

四、任四庫館職

紀昀自乾隆 36 年還京後，當了年餘的閒差。到乾隆 38 年開四庫館，始得重用為四庫館總纂官，開始了他「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⁴⁴的學術生涯。

這次擔任四庫館總纂官的際遇，對於紀昀著述的影響有三，**其一就是完成了學術巨著武英殿本的《四庫全書總目》**。對於《四庫全書總目》的著作權，自清代以來，學者大多傾向歸於總纂官紀昀，而紀昀本人也多次言及此事。但近來有人認為憑紀昀一己之力無法完成此事，再則《四庫全書總目》展現的是清王朝或是乾隆皇的思想，無法展現紀昀的思想意見。面對這樣的質疑，筆者曾為文分析之⁴⁵，今略述於下：一是就文獻分析，《四庫全書總目》中確實有紀昀思想見解展現之例。二是就四庫館工作職掌來看，各纂修官善盡職責地撰寫提要稿，而總纂官也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三位總纂官中孫士毅任職時間最為短暫，是三位總纂官中貢獻最少者⁴⁶。至

⁴³ 同上注。

⁴⁴ 〈姑妄聽之序〉，前揭書第二冊，頁 375。

⁴⁵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說之論析〉，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97 期，2009.10。

⁴⁶ 袁枚為孫士毅所撰的神道碑一文中僅稱：「簿錄其家，不名一錢。上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為翰林院編修……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百一山房詩集·神道碑》，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363），且士毅之孫孫均在《百一山房詩集·跋》（前揭書頁 516）中也未言及其祖纂修《四

於另一位總纂官陸錫熊，其貢獻應是在於閣本書前提要，而不在於殿本《四庫全書總目》之上。三是《四庫全書總目》早在乾隆四十七年即完成初稿，但是仍不斷地進行修改，遲遲無法刊定，直到乾隆 60 年 11 月 16 日，方纔竣工刷印裝潢⁴⁷，而此時陸錫熊已早在兩年多前（乾隆 57 年正月），病逝於前往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途中，故而完成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任務，就要靠紀昀獨立完成了。況且《四庫全書》成書後，紀昀不僅多次參加覆校工作，改正不少脫誤之處。甚至直到嘉慶 8 年（1803），紀昀以八十之高齡，還奉命主持參與《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⁴⁸，為《四庫全書》的修成及完善作出巨大貢獻，因此「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非紀昀莫屬，以《資治通鑑》作者掛名為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皆有分任撰寫之功，然而後人論及此書，皆歸功於司馬光，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目》既然有親力為之、始終參與、決定去取之功，因此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榮耀歸之於紀昀豈曰不宜！

其次，他有幸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對他學問的增長絕對是有莫大的幫助。現代人透過電腦資料庫，彈指之間億萬言唾手可得，比較難體會書籍的得之不易。我們看到紀昀曾向其座師錢茶山（錢維城）借閱《後山集》，然後才能刪定《後山集》⁴⁹，就可以知道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

庫全書》之功。足見孫士毅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著力甚微，是以親友也不以為意，故皆未曾言及此事。

⁴⁷〈原戶部尚書曹文植奏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刷印裝潢呈覽摺〉曹文植稱「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現交武英殿收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2374）另據《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甲午條記：「予告尚書曹文植奏，《四庫全書總目》刻竣。謹進陳設二十部，備賞八十部。餘將板片交武英殿收藏外，並另刷四部，請發裝潢，分貯四閣。至是書最易繙閱，應照向辦官書，刷印發坊領售。報聞。」（清代實錄館纂修，《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977）則知曹文植早在於乾隆 51 年即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但因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後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至乾隆 60 年 11 月才刊刻畢工，隨經乾隆乾隆批准刊印方式。這些紀錄除了說明了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完成的日期外，還指出了紀昀對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勘訂之功。

⁴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2375-2380。

⁴⁹ 〈後山集鈔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4。

能夠大量閱讀到私人無法聚集到的各種秘籍罕本，對學問的增長、視野的開拓，是多麼有幫助啊！所以紀昀自稱「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⁵⁰、「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⁵¹，他也在〈自題校勘《四庫全書》硯〉一詩中吟哦道：

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⁵²

正因為這番歷練，為他搏得博學的聲譽「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⁵³、「我師河間紀文達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⁵⁴、「紀文達公昀學問浩博」、「紀文達公昀為昭代大儒，學問淵雅」⁵⁵、「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⁵⁶，又被譽為「一代文宗」、「不愧一代之宗工」⁵⁷，這些讚語都說明紀昀的學問受到推崇。「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⁵⁸，淹貫古今的博學通才，使他對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分合流變、優劣長短等都了然於胸，也因此他對當時漢、宋學之爭；唐、宋詩之爭，能言公允持平之論，此點請詳參拙作⁵⁹。

第三點是讓紀昀有不願從事學術著作與保留文稿的心態。紀昀自稱：

今年將八十，轉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搗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⁶⁰

他的學生陳鶴也認為如此：

（紀昀）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

⁵⁰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

⁵¹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前揭書，頁 207。

⁵² 〈自題校勘《四庫全書》硯〉，前揭書，頁 509。

⁵³ 《嘯亭雜錄》卷十，昭槿，（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53。

⁵⁴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729 頁。

⁵⁵ 此二言前出自〈論紀昀撰述〉，《蓑楚齋隨筆》卷三；後出自〈四庫提要推重程朱〉，《蓑楚齋續筆》卷一，劉聲木，（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65 及頁 232。

⁵⁶ 〈紀文達公事略〉，《國朝先正事略》，李元度，文海書局，1967，頁 992。

⁵⁷ 前語出自劉權之〈紀文達公遺集序〉中，後語出自李祖陶《國朝文錄自序》。

⁵⁸ 《文心雕龍·知音》，劉勰，天龍出版社，1981，頁 655。

⁵⁹ 〈「屏除門戶，一洗糾紛」--論紀昀對漢宋之爭的持平之見〉一文，《孔孟月刊》49 卷 1-2 期（577-578 期），2010 年 9-10 月。

⁶⁰ 〈鶴街詩稿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6。

盡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嘗著書，間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⁶¹

也有認為是精力盡瘁於編纂《四庫全書》上，因此不復著述：「說者謂公才學絕倫，而著書無多，蓋其生平精力，已畢瘁於此書（《四庫全書總目》）矣」⁶²。這兩種情形都是合乎情理的，也可看出編纂《四庫全書》這次際遇，對紀昀的影響。筆者推想是否也因紀昀認為舊體已難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故晚年才致力於《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上⁶³。

結語

仕宦的浮沈，曾讓紀昀在進士及第後與天下名流相唱和，也讓他有機會遊歷江南與西域的山川風貌，進而創作出優秀的山水詩〈南行雜咏〉，和邊塞詩〈烏魯木齊雜詩〉，甚至因為擔任四庫全書總纂官，因此有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纂成。而宦海的浮沈，也直接影響到他的心境，進而影響到著述，可說是紀昀的學術與文學上的著述，都脫離不了仕宦際遇的影響。

⁶¹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729。

⁶² 《紀曉嵐文集》第三冊，頁513附錄引陸敬安《冷廬雜識》卷1言。

⁶³ 除了遁而作他體這個原因外，紀昀也看重小說教化的功能。雖然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序中一再謙稱該書「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誌，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消遣歲月的作品，但在景薄桑榆、精神日減、垂垂老矣的暮年，願意耗費近十年的歲月創作此書，不會僅僅是為了弄筆遣日而已，紀昀自己也說「或有益於勸懲」、「大旨期不乖於風教」、「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言」、「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勸懲的用意十分明顯，所以梁恭辰才在《北東園筆錄初編》卷1中說：「或又言：『既不著書，何以又撰小說？』余曰此公之深心也。蓋考據論辨之書，至於今而大備，其書非留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稗官小說，人搜神志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公即於此寓勸戒之意，托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如是我聞〉、〈槐西雜志〉諸書，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接近今小說家有關勸戒諸書，莫善於《閱微草堂筆記》。」魯迅也稱「則《閱微》又過偏於論議。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中國小說史略》第22章）。